

如何理解“扫罗王覆灭”

——对《撒母耳记上》15:1-9 的一种分析

[加] 卡洛林·诺兰

内容提要:扫罗王被废黜显得有些不公平。在灭绝亚玛力之敌并俘获其王亚甲之后,扫罗被废黜了以色列的王位。在《撒母耳记上》15:1-9的文本单元中研究那场战斗的背景、战斗本身及其后果,尤其是参考对《撒母耳记上》15:8-9的文学批评,能找到理解扫罗王何以被废黜的钥匙。本文特别关注对《撒母耳记上》15:1-9语境中之第8-9节的文学批评,对该问题的考察对于理解扫罗王覆灭的原因至关重要。

关键词:文学批评问题;扫罗王;废黜;覆灭;亚甲

Understanding the Downfall of King Saul: Through an Analysis of 1 Sam 15:1-9

Caroline. J. Nolan [Canada]

Chinese trans. by Xue Chunmei

Abstract: The rejection of King Saul seems somewhat unjust. After exterminating the Amalekite enemies and

capturing their King, Agag, Saul is demoted from being King of Israel. A study of the background to the battle, the battle itself, and the aftermath of it, in the textual unit 1 Sam 15:1-9,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literary-critical problem in 1 Sam 15:8-9, can provide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why Saul was rejected. This paper looks specifically at one literary-critical problem i.e. vv. 8-9 in the context of 1 Sam 15:1-9. The examination of this can provide a crucial insight as to the downfall of King Saul.

Key words: Literary-critical problem; King Saul; rejection; downfall; Agag

引 言

扫罗王遭到废黜,似乎有些不公平。在击打敌军亚玛力人并生擒他们的王亚甲之后,扫罗被剥夺了以色列王的位置,地位一跌而下。在《撒母耳记上》15:1-9这个文本单元的语境下,研究那场战争的背景、战争的本身及其不幸后果,并特别参考对《撒母耳记上》15:8-9的文学批评,便能发现扫罗王遭到废黜的关键原因。本文尤其关注对上述两节的文学批评,认为这种批评对于洞察扫罗王的毁灭至关重要。

在突出了文本的编纂因素之后,对于文本的最终形式,我们可从三个视角来研究:一、呈现为四个子部分的外部结构(1-3节,4-6节,7节,8-9节);二、内部的语法结构(介词和命令式);三、内部的语言学结构,它在文本单元中明确使用了以局部代替整体的指代法(merismus)及重名法。

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包括文本诠释的四项内容,它们的标题如下:使命、备战、战争、生擒亚甲王。必要时,诠释部分亦指《撒母耳

记上》15:1-9 这个文本单元的内部添补诗节;不过,既然是编纂工作的产物,我们仍把它们作为最终文本的内容予以评注。

本文的结语把各个部分联系起来,对于扫罗何以未能成为得力之王的问题予以解析。

文本的界定

研究《撒母耳记上》15:1-9 时,可将其视为《撒母耳记上》15 章的一个文本单元。第 1 节包含一个惯用的开场白(וַיֵּאמֶר שָׁמְעָאֵל אֶל-שָׂאֵל),^①为即将到来的与亚玛力人交战设置场景。《撒母耳记上》15:1 并未直接衔接 14:52 的内容,因为撒母耳未与扫罗一同出场。15:1 在主题上能够与 10:1 或 13:1 相连。然而,这些章节之后却并未出现文本单元。文本单元出现在《撒母耳记上》14:52 述及扫罗是勇士之后。^②这是一个恰当的位置,来插入亚玛力与以色列之战的叙述,因为扫罗即将制服以色列的宿敌——亚玛力人。马索拉经文对扫罗的废黜有两种阐释(《撒母耳记上》13、15 章)。^③它们很像是对同一事件的纪录,那个纪录被《撒母耳记上》14 章的插入打断。

废黜叙述的收尾是在《撒母耳记上》16:1b,它庄严地宣布扫

-
- ① 为了界定文本,第 1 节纳入这个惯用开场白;然而,真正的开场白出现在第 2 节(כִּי־אָמַר דָּוִד),第 1 节只是对主题的注释。参见文学批评部分。
 - ② 一些注释家把《撒母耳记上》14:52 视为 14:47-52 的一部分,参见卡考特和德罗伯特:《撒母耳的生平》(A. Caquot & P. de Robert, *Les livres de Samuel, Labor et Fides*, Genève, 1994),第 4 页。在从事此项研究时,为了最终把《撒母耳记上》15:1-9 确定为富有主题意义的文本单元,或是自然衔接《撒母耳记上》14 章的文本单元,讨论《撒母耳记上》14:47-52 的位置是否属于插入语的问题显得至关重要。
 - ③ 在《撒母耳记上》13 章中,扫罗理应等待撒母耳,但他没有。在《撒母耳记上》15 章中,扫罗多多少少被描述得更为独立,因为他准备在撒母耳缺席的情况下祭献战利品。

罗不再是理想的以色列王。在《撒母耳记上》16:1c 中,拣选和膏立第二位王的新主题介入了。废黜叙述的第一个单元在《撒母耳记上》15:9 中结束,当时扫罗正要毁灭部分战利品。《撒母耳记上》15:10 以一个没有扫罗出场的新场景开始,那个新单元,如同《撒母耳记上》15:1-9 单元的开场白一样,含着一个经典的惯用开场白(וַיְהִי דִבְרֵי־יְהוָה אֶל־שׂוּמַיַל לְאִמֶּר)。

文学概说

《撒母耳记上》13 章和 15 章皆描述了扫罗的废弃。在前者中,故事发生在吉甲。卡考特(Caquot)和德罗伯特(P. de Robert)认定《撒母耳记上》15:4-8 是源自吉甲地区的原诗节,^①正如他们所论证的那样,对同一事件的这两种叙述之间存在着联系。弗理斯蒂(F. Foresti)视《撒母耳记上》15 章完全为申命派作者编撰的产物。^②麦克卡特(P. K. McCarter)所持的观点截然不同。他说废弃扫罗的描述是一个独立叙述的一部分,那个独立叙述引入了扫罗的文本。它们并非出自申命派作者之手,在被增添至记叙扫罗的现存文本时,早已经历过一系列编撰的过程。^③对于本文所提出的特定文学问题,学者们所持观点各不相同。古恩(D. M. Gunn)认为第 9 节不能证明扫罗由于保留战利品而感到负罪。^④赫兹博格(H. W. Hertzberg)的观点与其近似,他陈述道:“在扫罗身上将看到一种

① 参见卡考特和德罗伯特:《撒母耳的生平》,第 12 页。

② 若要彻底洞察杂乱的编撰头绪,参见弗理斯蒂的著作:《申命派视角下的扫罗废黜》(F. Foresti, *The Rejection of Saul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uteronomistic School*, Teresianum, Roma, 1984),附录,第 183-187 页。

③ 参见麦克卡特:《撒母耳记上》(P. K. McCarter, *1 Samuel*, Doubleday, New York, 1980),第 15-16 页。

④ 参见古恩:《扫罗王的命运》(D. M. Gunn, *The Fate of King Saul*, JSOTSS 14, Sheffield, 1980),第 41-46 页。

消极的反抗。”^①

相反地,戴维斯(D. R. Davis)说,很显然,这个主体不仅保存战利品,还能明辨何为牺牲品、何为非牺牲品。^②约尼克(S. Yonick)是站在这个统一战线一边的,他说,扫罗由于听从众人而不服从耶和华(15:11,19,22-23),“其行为极大地违背了他作为王或统帅者的身份”。^③

福克曼(Fokkelman)主要关注编纂文本的最终形式。他指出,它所具有的统一性因素,譬如8a节(生命)与9a节(留活口)之间的对称运用了对比模式。这些又与3c节(不留活口)和3d节(死亡)分别形成对比。第3节的复数动词引人注目,“人称形式的这个变化不久就会唆使扫罗找到相当多的遁词”。^④

《撒母耳记上》15:1-9的译文

①使命(15:1-3):

1 然后撒母耳对扫罗说:“是我^⑤, 受耶和华的差遣来膏

-
- ① 赫兹博格:《撒母耳记上、下》(H. W. Hertzberg, *I & II Samuel*, SCM Press, London, 1964),第128页。
- ② 参见戴维斯:《观心——揭示〈撒母耳记上〉15-31》(D. R. Davis, *Looking on the Heart, Expositions of 1 Samuel 15-31*, Baker Books, Grand Rapids, 1994),第2卷,第18页。
- ③ 约尼克:《以色列王扫罗的废黜》(S. Yonick, *Rejection of Saul as King of Israel*, Franciscan Printing Press, Jerusalem, 1970),第66页。
- ④ 福克曼:《〈撒母耳记〉的叙述艺术与诗学》(J. P. Fokkelman, *Narrative Art and Poetry in the Books of Samuel. Vol. II: The Crossing Fates (I Sam. 13-31 and II Sam. 1)*(Van Gorcum, Assen, 1996),第88页。
- ⑤ 马索拉经文中的宾语如此翻译(אני,指主语“我”的主格——译注),而非按照字面翻译(主语“我”的宾格——译注),是为了强调措辞的细微差别。

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治理以色列。你当听从耶和华的口谕^①。”
2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为着亚玛力在以色列出埃及时在路上阻挡他的行为,我要惩罚它。”³“即刻就去! 击打亚玛力! 把他们灭尽! 他所有的一切,不要留活口。从男人到女人、从孩子到婴儿、从牛到羊、从骆驼到驴,他所有的一切都尽行杀死!”

②备战(15:4-6):

4 于是扫罗统帅百姓,召集他们在提拉因,二十万步兵和一万犹大人^②。5然后扫罗到了亚玛力城,在谷岭上埋伏等待^③。6然后扫罗对基尼人说:“逃开吧!^④从亚玛力人中间离开,除非我追击你们!因为在以色列的儿子们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因此,基尼人^⑤从亚玛力逃了出去。

③战争(15:7):

7 于是,扫罗进攻亚玛力,从哈腓拉直到埃及以东的书珥。

① 使用两个名词表达同一个意思的手法被称为重名法。在此文本中,这种遣词造句的文学样式在许多诗节都显而易见。参见修辞分析部分,在“文学的内部结构:指代法及重名法”中,可找到其他例子。在马索拉经文中“耶和华的口谕”直译为“上帝的声音、上帝的话”。

② 虽然 $\text{יהודים וְאִישׁ יִשְׂרָאֵל}$, 的直译为“犹大的人/人们”,这个措辞也可译成“犹大人”。

③ 扫罗来到亚玛力城,仍被称未埋伏在山谷。最好调和一下这些陈述,称扫罗在谷岭之上,这样他仍在谷内却离城近了。

④ 马索拉经文中的两个命令式(逃开+离开)可被译成一个命令式,因为它们都属于作者所用的重名法。

⑤ 对于英文译文,马索拉经文是不够明确的,因此使用了一个定冠词。

④生擒亚甲王(15:8-9):

8 然后,他生擒了亚玛力的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力的众民。9 然而,扫罗和百姓却对亚甲和上好的牛羊,这两样并一切美物,留了活口,不愿灭绝他们。凡任何^①卑劣不堪的^②,尽都杀了。

文学批评

这部分在其文本单元的语境下,形成《撒母耳记上》15:8-9 中的文学批评问题。诗节间的差异首先在于主体不同。在第 8 节中,扫罗是主要的主动者,然而在第 9 节中主动者则成了“扫罗和百姓”。在第 8 节,作为中心主语(扫罗)之宾语的是“亚玛力人的王亚甲”,而第 9 节述及的宾语只是“亚甲”。解决这个文学批评问题,对于阐释以色列王扫罗何以遭到废黜,会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在相当快的叙述节奏下,文中出现了明显的重复和缓慢的进程;显而易见,这说明无论 8 节或 9 节都不是原初的文本。扫罗接到神的命令,要求他灭绝亚玛力人,对于此后扫罗的所为,这些诗节给予了详述。这个命令在第 3 节中发出,要求扫罗不能留任何

① כָּל־עֲמָלִית 的译文通常是“所有的工作”。这样,该名词的含义就不适用于此文本了。对于这个阴性单数名词连同它的联结词,“任何的”在翻译时是个替代词。这种翻译删去了直接宾语(נֶפֶשׁ),因为英语语言中的“任何的”包含了它。参见文本批评部分,它表明直接宾语的标记没必要视为原初文本的一部分。

② 马索拉经文的直译为“被唾弃和遗弃的”。这种翻译包含一个动词式的重名法,因而此处未进行这种译法,但我们应当对这种文学手段的意味加以注意。

活口。这也为“灭尽一切属于亚玛力”的另一命令所证实。鉴于第3节中存在这种命令式,同样的动词词根重复出现,以及措辞之间有着相似性,^①第9节看起来更像是原初文本。既然第8节和此前第3节中的命令没有相似之处,加之《约书亚记》8:23又提及生擒艾城的王,这种描述的相似性会促成一个事实,表明第8节是插入的增添部分。^②

另一证明第9节为原初文本而第8节是添补文本的论据,可通过考察这些诗节中的词汇及其用途而得到。既然从动词“灭”中能明显看到毁灭的意思,那么,对于这个事件的叙述而言,“用刀刃(去杀)(לִפְיִי־חֶרֶב)”的措辞就显得多余。短语“用刀刃”是替换动词“毁灭”(תָּרַב)的一个不寻常的词语组合,因为动词“击杀”(נָקָה)更为常用。弗理斯蒂注意到这一点,认为既然第7节包含更通用的补充动词,原文本的措辞就应是预先附着在第7节上的,故该节的内容应当如下:“然后,扫罗进攻亚玛力,从哈腓拉直到埃及以东的书珥,用那刀刃。”^③

上述分析所产生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删去提到亚甲的第8节,不去说明他的身份,将会不具任何意义。在第32节(既然第20

① “留活口”(חַיִּי)这个动词在第3节和第9节都出现了,两节都有一个相似的简洁措辞,包括同一个动词词根“灭”(תָּרַב)。

② 参见弗理斯蒂:《申命派视角下的扫罗废黜》,第50页。鉴于《撒母耳记上》15:8与《约书亚记》8:23的相似,弗理斯蒂认为《撒母耳记上》15:8属于补写的插入语,对此他说:“如果把它移去,叙述显而易见会变得更流畅。”然而,它的增添也可能是为了突出这两处描述的差异。在《约书亚记》的叙述里,艾城王在当天夜晚即被处死。约书亚成功地烧毁了艾城且吊死了该城的王。不像扫罗,约书亚完成了他理应做出的一切。如果我们把第8节视作添加文字,那么它的作用就是确认扫罗王的失败。上帝命令扫罗灭掉一切属于亚玛力的,包括他们的王。因此,既然正是这段添写突出了扫罗的罪性,对于弗理斯蒂认为文本没有这段添写会更好的观点,我不赞同。当考察扫罗在15、21、24节中的辩词时,这应当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标志。

③ 参见弗理斯蒂:《申命派视角下的扫罗废黜》,第51页。

节已经提及,这次就未提他的头衔)再次提到亚甲之前,《撒母耳记上》15:20 曾经介绍他的头衔(“亚玛力王”)。^①同样,33 节又一次说到亚甲时亦未提及其头衔。然而,弗理斯蒂认为第 20 节是后来增添的文本。^②若如此,则需要为读者提前介绍亚甲是谁。可见,若第 8 节不是原初文本,介绍性的文本就会是第 9 节。这意味着第 9 节的原文包含着亚甲的头衔,其原文应当如下:“但是扫罗和百姓给亚甲,亚玛力的王,留了活口,其余民众皆被灭尽。”^③

关于确定谁是生擒亚甲的主体,这样的文学批评问题随着第 8 节的排除而得到解决。“扫罗和百姓”,这个共同的主体是扫罗覆灭的关键。在提及扫罗犯错之前,这个主体揭示了扫罗的失误。扫罗被膏立为王治理以色列的百姓(1 节),他统率全民(4 节),同时也听从他们,^④这些都为第 9 节所确认。他如何以统一的行动将自己与他们连为一体(参见 15、21、24 节),在第 9 节中也有纪录。因此,在犯罪之前,扫罗已然是个失败的领导者。^⑤

-
- ① 第 20 节里亚甲的头衔对于第 32 和 33 节起到一个介绍身份的作用。那种认为第 8 节已经介绍过他的观点,在该节属于不同文本单元的情况下,显得毫不切题。然而,正如以上探讨所试图证明的那样,这个头衔不是第 8 节而是第 9 节的内容。
- ② 参见弗理斯蒂:《申命派视角下的扫罗废黜》,第 51 页,脚注 95。
- ③ 注意“用刀刃(去杀)”的删除,因为它与第 7 节的动词、主题语境是般配的。对亚甲的提及,看起来与以重名法形式发出的命令(3 节)的双重性是一致的。在此,作为人民和国土象征的王被擒了,所有的民众被消灭了。此观点与弗理斯蒂的观点相反。参见弗理斯蒂:《申命派视角下的扫罗废黜》,第 51 页。弗理斯蒂认为这个名字(亚甲)是后来插入的。这毫无意义,因为其后 32 和 33 节在介绍亚甲时,并未说明所需介绍的头衔,事实上它们的目的是向读者透露亚甲是谁(毕竟弗理斯蒂自己认为第 20 节是后来添写的,参见弗理斯蒂:《申命派视角下的扫罗废黜》,第 186 页)。
- ④ 《新英文圣经·撒母耳记上》15:4 的含义模棱两可,使人们对在提拉因发生的事情做出了三种阐释。所用的动词皆可译成“命令/听从/服从”。
- ⑤ 扫罗犯罪是因为他未能进行圣战,即灭掉一切。然而,他作为王的失败,即是缺乏领导才能。在文本单元的每一诗节中,扫罗都被刻画为唯一的主体。因此,在第 9 节中,随着共同主体的出现,扫罗的失误也随之而来。注意第 1 节是个主题性注释,它为扫罗的废黜设定了基调(第 2 节是真正的惯用开场白)。

编辑本的结构

从对《撒母耳记上》15:8-9 的文学分析来看,显而易见,被接受的文本不是原初文本。增添的文字介入了,这是种种原因所造成的。《撒母耳记上》15:1-9 这个文本单元正如它在被接受文本中的构成那样,包含 4 个子部分。

- ①使命(1-3)
- ②备战(4-6)
- ③战争(7)
- ④生擒亚甲王(8-9)

(1) 内部结构:4 个子部分

第一子部分以一个经典的惯用开场白开始,由一位先知把“上帝的话”口授给一位国王。在第二子部分中,主体改变了。对于文本单元随后的六节内容而言,扫罗现在成了主角。在第 4-8 节中,他 8 次作为主体出现。^①他一度与百姓一起作为共同的主体出现在第 9 节,并由此在第 9 节中与百姓未来的行动牵涉在一起。第三子部分描述扫罗的行动及战场的范围,仅有一节被用以记录扫罗的迅捷及横扫一切的胜利。第四子部分在生擒亚玛力王的行动中使文本单元渐近尾声。这个文本单元在第 9 节中以直接提及一位国王结束,与其在第 1 节中的开场方式相同。

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皆含有动词词根 **סָרַח** (第 3 节 1 次,

① 参见《撒母耳记上》15:4“扫罗听从百姓且召集他们”、5节“扫罗来到(亚玛力)城,他埋伏等待”、6节“扫罗对基尼人说……除非我追击你们”、7节“扫罗进攻亚玛力”、8节“他生擒亚甲”。

第8节1次,第9节2次)。^①它们同时也含有动词 לָחַם (“杀戮”、“灭绝”),该动词在第一部分(第3节)中被用作一个否定词的一部分,然而在最后一部分(第9节)中,它却被全然用于其相反面。编纂者的原意是以扫罗王的覆灭为中心,把这些诗节编排成一个紧密而明了的文本单元,但是文本的最终形式却违背了编纂者的思想。

(2)内部的语法结构:介词与命令式

这些子部分之间存在一些相关联的动词特征。每一部分都以同样的方式提到扫罗的名字和亚玛力的名字。^①、^②部分皆含有动词词根 שָׁמַע (可译成“服从”、“听从”、“命令”)。这两个部分皆频繁地使用介词 עַל (“在……上”,2、4、5节)。这些部分构成两段式描述的第一部分,其中第一段写神命令扫罗服从,扫罗遵命统帅百姓(1节+4节);第二段写扫罗未服从,未能成功地统帅百姓(8节+9节)。

命令式在诗节1-3(X6)及4-6(X3)中的运用令人瞩目。这两个子部分皆含有基于词根 נָתַן 之上的一个命令式,该命令式指向禁令(ban)包含的所有内容:一切都要灭尽;该命令式同样强调服从的必要性。命令已经发布,命令式的数量代表命令的严肃程度。正如在《撒母耳记上》15:1-9这个文本单元的语境下探索8-9节文学批评问题的一种研究结论所表明的那样,文本中存在三个明确的命令者(上帝、扫罗和撒母耳),以及一个隐含的命令者(百姓)。

^① 第8节中动词词根 נָתַן 的重复,正如第3节以及9节那样,都在试图把文本的添写部分编入亚玛力—以色列战争的文本内。我们也要注意作者在第3节(“不要留活口”)及9节(扫罗和百姓留了活口)中用动词词根 לָחַם 形成的对比,其目的在于昭示扫罗明目张胆的悖逆与其行使职责时所犯下的罪。

(3)文学的内部结构:指代法和重名法

子部分①与③有一些显示作者文学风格的措辞,例如指代法的使用(参见第3节“从……到”,4节以及7节“从……直到”,各1次)。隐含在这种文学手段背后的思想是全景式画面的可创作性。限制介词的命令式,连同两个连接起来的介词,都被作者选中,用以传达禁令的全貌。指代法的目的是暗示对于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决不能有任何疏漏。上帝已经发布神旨,一切都要灭尽,没有什么可以例外。

另一为作者所用的文本样式见于①、②、④中的重名法(参见第1节中的“声音、话语”,第6节中的“逃脱、离开”,以及第9节中的“被唾弃和被遗弃的”)。在这些诗节中,马索拉经文的直译是毫无意义的。为了达到精确的翻译目的,译者须理解所译措辞在其具体语境下的风格和语气。在第1节中,马索拉经文的直译译文在不同的英文版本中^①被翻译如下:

钦定译本(KJV)	话语的声音
新国际译本(NIV)	上帝的启示
新美国标准译本(NAS)	上帝的话语
新修订标准译本(NRS)	上帝的话语
新钦定译本(NKJ)	上帝话语的声音

① 第6节中的重名法既未在钦定译本、新美国标准译本、新钦定译本的译文(“去、离去”)中,也未在新国际译本(“走开”)以及新修订标准译本的译文(“走、离开”)中得到清楚的表现。

上述新国际译本的译文在所有译本中最准确，它在竭力传达作者使用重名法所试图表现的那种神韵。《撒母耳记上》15:1-9 中的这种用法，对于理解一场圣战的性质以及第 10 节扫罗王的废黜，是至关重要的。相似话语和短语的重复意在突出听从的义务(1 节)、顺从的重要性(6 节)，以及释罪的行为(9 节)。作者使用重名法是为了实现严谨的文本结构形式，以便解释扫罗覆灭的原因。

论 释

这部分所用的译文基于此前所作的结论之上，涉及文本批评问题。为了确立《撒母耳记上》15:1-9 这个文本单元对于解读扫罗王覆灭所发挥的作用，下面按照编纂文本的最终形式进行诠释。

①使命(15:1-3):

1 然后撒母耳对扫罗说：“是我，受耶和华的差遣来膏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治理以色列。你当听从耶和华的口谕。”

该章以过渡句为开端。对于序幕的缺乏和时间注脚的空白，福克曼视之为该章属于一个更大单元的标志。^①撒母耳与扫罗的关系是清楚的，撒母耳受差遣来膏立扫罗为王，此事发生于一个更早的阶段，这里对其未作详述。^②派遣先知们在中途拦截，突出他们的错误行为，乃是常见的圣经母题。在同一文学主体内，这种

① 参见福克曼：《〈撒母耳记〉的叙述艺术与诗学》，第 2 卷，第 86 页。此次遭遇的场景及内容，表明是对《撒母耳记上》13 章所记录事件的再次描述。

② 参见约尼克：《以色列王扫罗的废黜》，第 17 页，他看到《撒母耳记上》9:16 与 10:1 之间存在着联系。它们之间确实有一种关联，但只是主题关联而非文本关联。亦参见弗理斯蒂：《申命派视角下的扫罗废黜》，第 42 页；对于认为膏立扫罗的有关动词“指的是过去之事”的观点，他表示赞同。

例子还有另外两个,分别见于历史书中拿单面见大卫之际(撒下 12:7),以及以利亚斗胆现身于奸恶的亚哈王面前时(王上 21:20)。

本节向扫罗提出一个考验。他受到告诫说,务必遵从撒母耳即将宣示的话语。卡考特和德罗伯特注意到该章 8 次使用动词 **שמע** (“听从”, 1、4、14、19、20 节, 22 节两次, 24 节)。^①我们必须重视该动词的意义,因为它引入申命派神学的顺从观念(参见申 4:30; 8:20)。在此节,扫罗接到须顺从耶和华旨意的命令。^②自然,现在扫罗知道他是以色列的王。扫罗为何提到它?这无疑是一个线索,令人怀疑第 1 节并非原初文本。它是一个插入的注解,为以色列的王、上帝选民的治理者扫罗设置他遭到废黜的场景。因此,插入该节的目的是要正式引入神谕。这个插入部分确立了两章之间的联系。因此,弗理斯蒂指出,须听从的命令是该节的重心所在,由此,撒母耳陈述的庄重性得到强调。^③

2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为着亚玛力在以色列出埃及之时在路上阻挡他的行为,我要惩罚它。”

在此节,正是万军之耶和华通过自己的喉舌撒母耳来讲话。上帝是军队的首领,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正是他兴起了那场圣战。当扫罗鼓动撒母耳紧急施行对亚玛力人的报复行动时,撒母耳通过运用“万军之耶和华”的称号,证明他熟知上帝的程度。^④这是神学故事而非历史故事,据阿克罗德(P. Ackroyd)之见,它的

① 参见卡考特和德罗伯特:《撒母耳的生平》,第 5 页。

② 参见戴维斯:《观心——揭示〈撒母耳记上〉15-31》,第 2 卷,第 11 页。

③ 参见弗理斯蒂:《申命派视角下的扫罗废黜》,第 43 页。

④ 参见约尼克:《以色列王扫罗的废黜》,第 32 页。“万军之耶和华”的称号指的是上帝的威力,这种威力可见于扫罗战胜亚玛力人的胜利中。

日期可能相当晚。^①然而,历史因素也是重要的,扫罗接到命令,须听从过去由神做出的应许。对于亚玛力人以往行为的回顾,正如第6节中对基尼人行为的回忆。上帝的记忆是确凿的,他并未忘记对自己选民曾经做出的应许。由扫罗发动击打亚玛力人的战争,与上帝要灭掉以色列夙敌的许诺是一致的。亚玛力人应当被灭掉,这是上帝的愿望。隐藏在“灭掉”这个命令背后的思想来自一个规章,它依据的准则是:对于人所失去的,正义会以同等的份额归还。^②据编纂者之见,早已预定好的时刻现在来到了扫罗——这位获选前来圆满实现它的人——面前。^③

亚玛力位于犹大与埃及之间。那些亚玛力人是谁呢?乃是来自以东和以扫相连接地带的游牧部落。“亚玛力”最初是一个以利法族长的名字(创 36:15,16),从《创世记》14:7 开始出现。这个继承了亚玛力名字的居无定所的群落将在南地被人发现,那里属西奈地区,在巴勒斯坦边境一带。由于生活资料的日常需要,他们当然早已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由于他们对以色列发动了一场罪恶的进攻,上帝置他们于禁令之下,那个禁令将有永恒的效力(出 17:14-16;申 25:17-19)。被膏立为王者就是施行禁令的合适人选。鉴于不同的场景描述反映出亚玛力与以色列之间的相互仇恨(参见撒下 27:8;30:1;撒下 1:1),人们很难否认这场战争的历史性。对击打亚玛力这场圣战之确实性的质疑,会使人在疑虑中丢掉摩西所说的一席崇高言论,摩西确实是一位在上帝与百姓之间代表神意的活生生的仲裁者。他敦促百姓不要忘记亚玛力人所作的邪恶行径。百姓的回忆被唤醒,促成他们在机会来临时对亚玛力人发动进攻。

① 阿克罗德:《撒母耳记上》(P. Ackroyd, *The First Book of Samu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71),第 122 页。

② 参见约尼克:《以色列王扫罗的废黜》,第 64 页。

③ 参见卡考特和德罗伯特:《撒母耳的生平》,第 5 页。

3 “即刻就去！击打亚玛力！把他们灭尽！他所有的一切，不要留活口。从男人到女人、从孩子到婴儿、从牛到羊、从骆驼到驴，他所有的一切都尽行杀死！”

此节戏剧性地以副词“即刻”(עַתָּה)开始。它独立地出现，不带连接的连词“和”(וְ)。约尼克收入这个连词，因为他说，没有它会出现空隙。他的证明来自数不胜数的圣经抄本，希伯来文的、希腊文的、塔古姆亚兰文的，以及拉丁文的。^①然而，希伯来文定本带着支离的时间提示，指向的是使命的紧急性，并且赞同“去”、“进攻”及“灭尽”这些传达神意的命令式。没有时间发布更进一步的命令，这种风格反映了禁令的严苛性。

אָסַר的意思是“禁止”。把财产置于一个禁令之下，即要毁掉某个敌人的所有；正如阿克罗德所说，这并非仅指以色列的敌人，也指耶和华的敌人，^②在此指的是亚玛力。词根אָסַר在《撒母耳记上》15章中出现8次(见于3、8、9、15、18、20、21节)，这与动词“听从”是相称的。服从与不服从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申命派神学家而言是个中心问题。关于动词“灭尽”，人们发现一个有趣的微妙之处：它在该节是个复数动词，而事实上它却被用于一个单数的人称扫罗。这意味着扫罗理应在别人的协助下施行禁令，这个复数动词无意之间预示了扫罗即将到来的覆灭。^③

其他动词记录了禁令的敌意及其无所不及的特征。命令式אָסַר应当引起重视，它关系到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扫罗接到的命令

① 参见约尼克：《以色列王扫罗的废黜》，第49页。

② 参见阿克罗德：《撒母耳记上》，第122页。

③ 参见扬布拉德：《评注者的圣经评述》(R. E. Youngblood,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Zondervan, Grand Rapids, 1992), 第3卷,《撒母耳记上、下》，第673页。亦参见福克曼：《〈撒母耳记〉的叙述艺术与诗学》，第2卷,第88页。

特别强调要灭掉一切,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幼子,以及他们的所有牲畜(参见撒上 22:19)。^①对神的强调由大量实体名词来突显,在扫罗应杀尽的人和物中,出现了 8 个实体名词。^②马索拉经文对牲畜的再次重复说明了禁令的范围,强调了不能疏漏的任何内容。这场圣战虽然显得残暴无情,然而在以色列人心中,对于那些制裁耶和華子民之敌的规章(申 7:2-5),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以后就已牢记在心。

② 备战(15:4-6):

4 于是扫罗统帅百姓,召集他们在提拉因,二十万步兵和一万犹大人。

在马索拉经文中动词 קָרָא 的发音能引出细微差别,这有助于解决 8-9 节间的一个文学批评问题,即谁是掌控者,是扫罗或是百姓、抑或是扫罗及百姓。从文学分析的角度看,很明显,扫罗听从百姓,同时也是他们的统帅者,因此在此语境下,我们可以接受该动词是复指的看法。然而,正如语言学分析部分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不必要的,文本事实上揭示了所发生事情的真相。毫无疑问,扫罗确实召集民众参战了。然而,14、22 及 24 节对同一动词词根的使用,却显露出撒母耳文本中运用双关语的迹象。它表明扫罗在身为国王召聚民众的同时,也受了民众的支配,未服从上帝的命令。扫罗可能是领导者,但由于他未能发挥王之身份的作用,而导致犯罪。

① 参见福克曼:《(撒母耳记)的叙述艺术与诗学》,第 2 卷,第 87 页。

② 参见福克曼:《(撒母耳记)的叙述艺术与诗学》,第 2 卷,第 88 页。

5 然后扫罗到了亚玛力城,在谷岭上埋伏等待。

对亚玛力的位置说法不同。迈丁理(G. Mattingly)断言亚玛力有可能不是一个城市,只是一个设防的临时兵营地。尽管那不是亚玛力部落的心脏,但是他认为,却是以色列对其主要敌人发出首次进攻的对象。^①麦克卡特的观点与迈丁理近似:其一,既然作者并未把这个城市命名为亚玛力,文本的准确性就值得质疑;其二,如果亚玛力人天生就是游牧部落,他们怎能有城市?^②卡斯帕理(Caspari)提出了“亚玛力山”,但未能在文本中找到证明。^③我们在七十子希腊文译本中读到复数的城市,而非在马索拉经文中看到单数的城市。复数的使用强调了扫罗面临的任務,因为他不得不面对许多士兵。^④

6 然后扫罗对基尼人说:“逃开吧!从亚玛力人中间离开,除非我追击你们!因为在以色列的儿子们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因此,基尼人从亚玛力逃了出去。

应当注意的是,基尼人的介入使人始料不及,弗理斯蒂视之为添写的标志。他通过认定作者使用“以色列的儿子们”而非遍布于《撒母耳记上》15章的“以色列人”来证明这一观点。^⑤若第6节被视为后来改编的文本,就将意味着第5节也是一个添写部分,因为那节所指的是埋伏等待、准备发动进攻的人。^①那么为何提到

① 参见迈丁理:《亚玛力》,《锚圣经词典》(G. Mattingly, “Amalek”,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ed. Freedman, D. N. et al., New York, 1992), 第1卷, 第169-171页。

② 参见麦克卡特:《撒母耳记上》, 第266页。

③ 赫兹博格:《撒母耳记上、下》, 第125页。

④ 复数可被阐释为代表亚玛力军队的人数。

⑤ 参见弗理斯蒂:《申命派视角下的扫罗废黜》, 第46页。

基尼人呢？他们是谁？

基尼人被批准“可以逃离”，说明他们为以色列人所尊敬。约尼克注意到了品德高尚的基尼人与罪孽深重的亚玛力人之间的强烈对比，前者必定会“享受他们所应得的自由”，而后者则会“遭受诅咒”。^②那么基尼人是谁呢？卡考特和德罗伯特通过《士师记》1:16和4:11中两个例证，提出他们与摩西的关系，并聪明地把他们和摩西在《出埃及记》18章中伟大的出行联系起来。^③根据一个口传说，摩西的岳父何巴是基尼人(士1:16)。阿克罗德在其释经著作中选出西西拉的例子，而西西拉是以色列的敌人，被代表以色列的基尼人雅亿以迅捷的动作消灭(士5:24)。^④基尼人在那里被描述为“上帝子民的朋友，因而也是上帝的朋友，他们将得以存活”。^⑤麦克卡特认定基尼人的身份为“工匠”，这将解释以色列何以与他们维持了友好关系。^⑥在进入战争前，扫罗首先顾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基尼人的安康。他注意到了基尼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历史性联系，而且代表以色列民族向他们表达了感激之情。埃及是以色列人遭受囚禁的标志，毋庸再叙，基尼人了解那一历史事件，因为他们就是那些曾向希伯来人表示忠贞之情(תֹּנִי)的人们。

③战争(15:7):

7、于是，扫罗进攻亚玛力，从哈腓拉直到埃及以东的书珥。

注意扫罗是怎样作为唯一一个抗击亚玛力人者被提及的。看

① 参见弗理斯蒂：《申命派视角下扫罗的废黜》，第47页。

② 参见约尼克：《以色列王扫罗的废黜》，第63页。

③ 参见卡考特和德罗伯特：《撒母耳的生平》，第6页。

④ 参见阿克罗德：《撒母耳记上》，第123页。

⑤ 参见阿克罗德：《撒母耳记上》，第123页。

⑥ 参见麦克卡特：《撒母耳记上》，第266页。

起来他是单枪匹马地做这件事的，但他不是面对歌利亚的大卫。他的行为被记录下来，这暗示着强大的打击力。文本中出现的是单数主语“扫罗”，因为他是百姓的一个代表，扫罗的所为即是百姓的所为，扫罗及百姓在战斗中是连为一体的。

没有对战争的描述。在译文中，哈腓拉常被替换成提拉因，因为据一些学者说，这是扫罗召聚军队的地方。^①该地的位置未被精确地认定，然而读者却能找到一些参考地点。扫罗在战争中涉及的区域很大，这是一种有效的夸张手法，使人想起他所召聚军队数目的庞大。^②至于对基尼人的描述，此前浓墨重彩的细节与现在笔墨吝啬的描述之间形成对比，进一步支持第5-6节为增补文本的论点。然而，《撒母耳记上》27:8及《创世记》25:18中皆有与第7节相似的内容，这意味着该节也属于原初文本的添加部分。事实也将表明，《撒母耳记上》27:8是个相似的文本。若如此，“哈腓拉”应改为“吉甲”，从而与《撒母耳记上》13章发生联系。这证实《撒母耳记上》13章与该书15章的所指为同一件事，例如扫罗遭到废黜。《撒母耳记上》27:8与该书15:7的移位说明，短语“以刀刃”在15:8的末尾被错置了。^③

④生擒亚甲王(8-9):

8 然后，他生擒了亚玛力的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力的众民。

在五个诗节里，战争皆由扫罗进攻和获胜，毕竟，那些人是

① 戴克：《提拉因》，《锚圣经词典》(E. H. Dyck, “Telaim”,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ed. Freedman, D. N. et al., New York, 1992)。

② 参见福克曼：《〈撒母耳记〉的叙述艺术与诗学》，第2卷，第88页。

③ 参见本文之文学批评部分，那里联系与短语“以刀刃”相称的限制动词，探讨了那个短语。

色列长期的敌人。对于一场必定很惨烈的战争而言,叙事中的“讲述”显得很短暂。既然战争的长度不是描述的重点,那么编年时间也就未曾提及。然而,讲述时显示出的迅捷性,要么暗示这是一件轻松的任务,要么暗示扫罗是一位富有战争经验的勇士。鉴于 14:48 已经提前欢庆扫罗的功绩,后者应当是更为合情合理的看法。

在 8-9 节有关文学批评问题的探讨中,我们已经看出第 8 节乃是增补的文本。^①然而,重要的是,要把它作为最终编纂文本的一部分来接受。在此,按照事实分析,它在该文本单元(《撒母耳记上》15:1-9)中有自己的作用。扫罗第五次作为一个诗节的主体出现(参见 4-7 节)。我们能在句子结构中找出这样一个预示成功的身份,来说明扫罗对于叙述的重要性。扫罗正处于一个对自己极为有利的处境中,因为他和军队一起捕获了敌人,以及他们的王。“亚甲是反对上帝的一切势力的代表”^②(参见《以斯帖记》3:1,在该处,亚甲“作为亚甲族人的哈曼,是犹太族的大敌”,^③亦参见《以斯帖记》3:10;8:3,5;9:24)。在第 8 和第 9 节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界线很清晰,亚甲在 9a 处加入,处于动物行列之首。^④亚甲虽为亚玛力的王,却未在其他任何一部历史书中出现。除了《撒母耳记上》15 章(9、20、32、33 节)提到他四次之外,仅有《民数记》24:7 提到他一次。王“被生擒了”,这是在《撒母耳记上》8:23、《列王纪上》20:18、《列王纪下》7:12 及 10:14 中皆可看到的措词,但是“所有的”都被处死。此处出现一个矛盾,因为“所有的”意味着民众的领导者也应被杀死。^⑤

然而,当有些人或许注意到马索拉经文中的谐音时,殊不知

① 参见弗理斯蒂:《申命派视角下扫罗的废黜》,第 50 页。

② 参见阿克罗德:《撒母耳记上》,第 123 页。

③ 参见阿克罗德:《撒母耳记上》,第 123 页。

④ 参见福克曼:《〈撒母耳记〉的叙述艺术与诗学》,第 2 卷,第 90 页。

⑤ 参见卡考特和德罗伯特:《撒母耳的生平》,第 6 页。

更为重要的却是协同禁令要求灭掉一切的思想。^①因此,编纂者可能认为王与众民不同。这是从第9节中提炼出的要点,因为在该处扫罗明目张胆地通过和民众连为一体而违背这一传统。该节可分割成两个同等的部分,扫罗的失败与他的成功。他保留亚甲王的性命(失败),却灭尽亚玛力的众民(成功)。然而只字未提他们的财产。由于重要的一点已经写出(亚甲活着),信息中就出现一处脱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给予亚甲了他所应得到的重视。然而这个文本单元(撒上 15:1-9)对扫罗为王的记录未再出现过,这反映出编纂者的沮丧,导致扫罗的地位从君王一跌而下。他们以后车之鉴来编写,这一点为本章其后的内容所揭示。

9 然而,扫罗和百姓却对亚甲和上好的牛羊,这两样并一切美物,留了活口,不愿灭绝他们。凡任何卑劣不堪的,尽都杀了。

第9节作为文本中的原文,应当续接第5节的内容。然而,若离开补写的文本(6-8节),一个空白就会出现。以最终的结果看,第9节可被视为前节(8节)发出信息的重复。然而,它含有一个深刻的洞见,对于解析扫罗王的毁灭是至关重要的。在第9节中,百姓被描写成与扫罗王同等重要的主体。^②第3节(亦参见第7节)明确显示为集合单数,其重要性也值得考虑,因为它意味着第8节中扫罗的行为同百姓的行为是一体的。正如其前行者,它使诗节具有一个双重面。扫罗及百姓做了他们所不应当做的,与此同时也做了他们所应做之事。他们存留且毁灭。在此节,以色列人与亚玛力人之间的关系从百姓的行为看是明确的,他们共同参与了

① 参见扬布拉德:《评注者的圣经评述》,第3卷,《撒母耳记上、下》,第674页。

② 参见弗理斯蒂:《申命派视角下扫罗的覆灭》,第51页。

捕获亚玛力王的决定;扫罗与其百姓的关系也被明确。正是这一点解释了扫罗王覆灭的原因。^①

结 语

通过在《撒母耳记上》15:1-9 的语境下考察 8-9 节中的文学问题,我们可以找到扫罗王即将在 15:10 遭到废黜的暗示线索。本文在第一部分指出开场套语与收尾套语,使文本单元的界定合理化。在扫罗遭到废黜的两次描述之间,能够看到这个文本单元。

本文第二部分检阅了涉及《撒母耳记上》15 章编纂问题的文献资料,以及那些特别提到 8-9 节文学批评问题的作者们。文献中有一处未注明日期的空白。没有任何一处能让人见到揭示扫罗王覆灭秘密的文学批评问题。该文本单元的最终形式,尤其是 8-9 节,目的在于揭示扫罗是个软弱而不称职的领导者;正是缘于此,甚至在他因存留战利品而犯罪之前,他覆灭的序幕就已揭开。

本文第三部分的重心特别聚焦于 8-9 节的文学批评问题。在主要跟随弗理斯蒂推论的情况下,会看到第 8 节似乎是该文本单元的插补内容,而第 9 节是描述战争之后事情的原初文本。“扫罗及百姓”这个二重主体,同只有一个主体即扫罗的第 8 节,产生了冲突。为何编纂者会允许出现这样一个矛盾呢?到底是扫罗统领百姓还是他为百姓所左右呢?在第 3 节及 7 节中,都出现了集合单数动词。很显然,扫罗不可能独自行动,这为第 3 节中一个动词的复数形式所证实(“灭掉”)。扫罗确实灭尽了亚玛力的敌人,他和百姓一起存留了王的性命,这为第 9 节所证实,这意味着 8-9 节之间没有冲突。然而,编纂者在第 8 节中提及扫罗时,为了表现他的罪性,却把他当作唯一的行动者。这反映出编纂者的认识和

^① 参见卡考特和德罗伯特:《撒母耳的生平》,第 6 页。

沮丧,他是以扫罗遭到废黜的后车之鉴来编写的。

第四部分表明,尽管存在着对于文本的编纂,该文本的最终形式仍旧保持着文学的一致性。这一点可由以下三点来证明:文本的整体结构、内部的语法结构,以及内部的文学结构。语法部分指大量的续接命令式,它们统统指向扫罗的毁灭,因为他未能成功地统领百姓,从而未能完全服从上帝。后者是指该文本单元对指代法及重名法的使用。这些文学特征揭示出圣战命令无所不及的因素。扫罗接到命令务必灭尽一切,但是他受百姓的左右而存留亚玛力王的性命。第9节提到扫罗时,说他和百姓的行动是一致的,这造成他的毁灭。在第8节中,当编纂者未用联合主体而只提及扫罗时,当他述及亚甲的百姓之前就已提到亚玛力王时,已经有所暗示。这一点的意义是重大的。国王应当从百姓当中分离开来,应当是百姓的统帅者。这正是扫罗失败之处。它如同教堂鸣钟的警示——当原初文本说“扫罗和百姓怜惜亚甲……”(撒下15:9)时,便预示了扫罗的毁灭。

(薛春美 译)

作者卡洛林·诺兰,庞蒂菲(Pontifical)大学哲学博士(2002),河南大学访问教授(2007),现为加拿大纽曼神学院(Newman Theological College)助理教授,著有《埃里克·沃吉林“象征形式论”观照下的以色列王国起源与性质研究》等。译者薛春美,河南大学文学硕士,现为河南检察职业学院外语教师,近期论文有《“我即是天堂与地狱”:英译〈鲁拜集〉研究》等。